

樱花译语 | 沉默之形，欲语之身——蕾丝/酷儿在性领域的发展与局限（一）

原创 桃子咯 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 2019-10-23



“酷儿 (queer)”一词有着多重的含义与功能。这个曾一度带有贬损意味的词汇如今已开始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它所代表的，是一个由长久以来受到冷遇的、非常规的身份认同及行为（如：双性恋，跨性别，多角恋 (Polyamory，指各方均知情并同意的多角恋爱关系等等）所组成的广大集合。不单单流于理论，酷儿于政治领域也渐趋活跃。这一群体在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是对同性恋平权运动中同化主义（“同化”也被称为“内化”，指非主流团体被主流团体同化；非主流团体成员习得主流团体的特质，而逐渐被接受成为主流团体的一部分）倾向的回应，且在ACT UP和 Queer Nation 等组织中得到体现。这些组织旨在以对抗性的姿态挑战异性恋的权威，并推翻性少数群体一直以来被默认为的病理学基础。而在理论与实践——尤指这种激进主义的实践——上的分歧，使得酷儿群体内部在哲学与社会等方面展现出不尽相同的追求，并因此划分出了不同的派别。



酷儿涌现于 20 世纪 7、80 年代同性恋平权运动的浪潮之中。同性恋解放论——与某族群认同模型 (Seidman, 1994) 有着或多或少的共通之处——将男同性 (gay) 和女同性恋 (lesbian) 作为动员的核心对象，并为着群体内部及群体与普罗大众的同化而采取了一种“正常化策略” (Meeks, 2001)；而在这其中，那些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则一直在探索属于她们的、独立的政策与社群。

不过，问题很快就出现了：这种动员男同和女同的驱动力，以及“统一化同性恋者身份认同”这个概念本身，都是基于对差异性的拒斥形成的。譬如，性少数者中的有色人种成员们提出这一“解放运动”实际上受制于以中产阶级白人男性为基础的话语体系 (Hemphill, 1991)；而后者，相对而言，在性取向和性别认同上完全是“正常”的。这正是对酷儿群体团结一致性的尖锐质疑。而那“一切为了同性恋者”的声称，也从而失去了支撑同性恋平权运动的合法性。

按后结构主义者和酷儿理论学者的说法，性少数群体真正需要的是一种能够将异性恋权威摒弃的反本质主义（本质主义，又译为精粹主义，是一种认为任何的实体（如一只动物，一群人，一个物理对象，一个观念）都有一些必须具备的本质的观点。在身份政治中，持本质主义观点的人可能会把性别、种族，或者其他群体特征当作是不可改变的特质，群体内个体拥有不符合本群体特征的会遭受歧视）策略，从而对潜在的症结展开攻势——即，异性恋与同性恋二元对立的态势本身 (Butler, 1990)。如根据 Sedgwick (1990)所言，整个西方文化都是以异性恋/同性恋二元分化为定则建立的。而后结构主义——鉴于任何一种身份认同的唤醒都意味着对其他身份/差异的排除与消隐——更是对“身份认同”自身表现出极大的怀疑。相比之下，酷儿应当做的是同时认识到并肯定多种多样的差异性，并极力避免让任何一种个别的身分/差异来独自代表“酷儿”。





总的来说，酷儿的理论扎根于后结构主义（结构主义，社会科学流派，侧重对结构（交互关系）的认识，不甚讲求对本质的了解，大前提是科学与科学之间或多或少互通有无，提倡一种整体的科学，要透过表面的现象，寻求底层的关系，以期获得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结构。后结构主义是指跟随在结构主义觉醒之后出现的一套思想，它试图去了解这个分割成数个体系的世界，并抛弃了结构主义的简化主义方法论。）和反基础主义（参考反本质主义），其内容包括：对二元论和绝对性——包含但不限于性别认同和异性恋/同性恋的分离对立——的解构；对恒定而单向度的主语的批判；对于性问题的激进/积极态势；对异性恋正统主义的批驳；对差异性的颂扬；以及伴随着——鉴于其“以违逆与反叛为中心”（Seidman 1994: 173）的性质——显而易见的酷儿风范（queerness）的抗争态度。就如后文将要讲到的，酷儿的这些原则构成并诠释了我们所考察的蕾丝/酷儿的性领域。

在一些态度积极的蕾丝/酷儿社群中，创建一个性娱乐基础设施的意愿愈发强烈——也就是说，一个为正当寻欢而服务的公共空间。尽管有偶然的因素，但我们所观察的两个加拿大蕾丝/酷儿公共浴室（分别位于两个不相邻的城市）每隔几个月便会接管一下男同性恋公共浴室。这不算常见，不过其中一位组织者（这些公共浴室都有它们自己的组织委员会）评论道：“他们都期待这样的活动；如果我们不组织，大家会很失望。”

很显然，这种蕾丝/酷儿限定的娱乐和性爱派对早在前述活动之前就已存在。尽管没有正式记载，但他们确是拥有自己的历史。一些证据（参见 Leap, 1999）表明在九十年代初期纽约和旧金山便有属于蕾丝/酷儿的“狂欢夜”在蕾丝酒吧举行。当蕾丝酒吧在二十世纪中后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种更加公开且引人注目的蕾丝文化也随之诞生。这种基础设施急速发展的结果之一便是给性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并为蕾丝群体带来了新的概念和暗号（譬如 T/P（原文为butch/femme））。然而仍需重申的是，针对蕾丝/酷儿的性与欲望的实际考察是十分稀缺的。使得这些公共浴室格外吸睛的，是它们公开并易于接触的自然特性及其明显性。

蕾丝/酷儿社群的性爱聚会几乎总是私密进行的，且只能通过受邀参与。也就是说，只有经过精挑细选的人员才能参加这些活动。此外，男性公共浴室往往要求匿名和隐蔽性，而这些蕾丝/酷儿聚会则通过大幅的公开宣传（在主流媒体和酷儿为主的媒介）和足以连绵数个街区的长队——为了覆盖一些人流密集的路段——来公然表示对“正常”公共浴室作风的蔑视。通过采取定性技术——面对面采访、电话采访和参与式观察——笔者考察了两处加拿大蕾丝/酷儿公共浴室的情况。服务于这一专题研究的实地考察和采访从2004年秋天开始，彼时它们作为笔者博士课题的一部分被使用。



正如对公共浴室组织者们的采访所表明的，“酷儿”在他们宏大目标的实现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而这一目标，便是创建一个跨性别男性、跨性别女性和所有跨性别者都能够参与其中的盛大活动。他们在广告与宣传单中表示除了生理性别为男性者外，所有人的来访都将受到欢迎。

而在实际情况中，组织者说，接受与否的标准都是“有意不加以严格界定的”。

“这一切都是为了赞美我们的多元性。这些活动是为所有自我认同为女性的人们准备的，无论他们是曾经如此、一向如此、此刻如此还是未来将要如此。”其中一位组织者如是说。也正因此，酷儿一向致力于有策略地迎合并吸引（更加）广泛多样的主体、身份认同和性别（原文为sex/gender）认知，而这些活动的成功与否也取决于它们对于不同性别认同和性取向的性少数者是否足够包容。酷儿的性及其亚文化标志着非常规性/性别经济的构建，而后者正是对异性恋霸权的反抗，也是对多元性的肯定和称颂。

因此，很多人将酷儿奉为激进与颠覆的代言者；但酷儿要如何将他们所期望的情景变为现实，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在前文中概述了这些公共浴室如何打造利于他们活动的环境，我依然要质疑酷儿逻辑在他们的有形之身难以立足时能够发挥什么实际的效用。更具体地说，我希望知道变性者和非跨者特权在酷儿的性领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在其他作品中，我就曾讨论过白人特权在这些领域中广泛的渗透（Hammers and Sheff）。

在本次的研究中，我会让读者得以一窥——尽管碍于行文需要而有着或多或少的局限性——酷儿在这些性领域中、同时也是为着这些领域所做的努力。简而言之，我会探究这些领域如何以包容性和性/性别激进主义之名应用“酷儿”一词来为多种特权提供生长的温床，同时又掩盖着他们倾向于“正常化”的内在机制。

在讨论我的研究成果之前，我将先回顾一些论及性领域之连系及酷儿理论与社会学之联结的文学作品；其次，我会为读者概述我进行这项研究的大致方法。尽管这些领域使一种欲望的具象化和空间化的实践成为可能，并因其与“女性”（原文为 female sexuality）和性异端（原文为 sexual abjecthood）的联系而对霸权地位的概念产生威胁，但这些领域和空间仍是带有它们自身的边缘化及调整机制；譬如说，只有那些在形态上合乎标准——即，非异种白人主体——才能够在上述领域中得到完整的参与权。



作者: Corie J. Hammers

翻译: 舟

审核: 吴航

排版: 顾森



